

大眾叢書第三種

自由血

巴金

大眾報社印行

1947·9

## 致讀者

「到我的墓前不要帶來你們的悲傷，  
也不要帶來眼淚和悽惶，  
更不要帶來憎恨和恐慌！  
當我的嘴唇已經閉了時，  
我不願你們這樣的來到我的墓場。」

我不要送葬的馬車排列成行，  
我不要靈柩上羽毛飄動盪漾，  
我自有死之榮光星一般明朗！  
我默默地放我底手在胸膛上，  
且讓我和平地睡在我底墓場。

不要用你們底憐憫來侮辱我底死灰，  
要知道你們還留存在這荒涼的都城，  
你們還要忍受着絕大的慘痛和苦辛！



我靜睡在我底永久安息的墳墓之內，  
只有我，只有我呵，才應該來憐憫你們！

生活之苦難與慘痛再不能降臨到我身，  
從今後我既無困苦呵，又無悲哀之感情，  
一切人間的苦難都已夢一般消去無影！  
我安靜地睡在我永久安息的墳墓之內，  
對於我，對於我呵，我如今只有神的光榮。

可憐的生物呵，爲什麼這般懼怕黑暗？  
對於那將臨的慘痛爲什麼這般胆寒？  
看罷，我是何等從容地回到我的家園！  
從今後不要再敲你們底悲哀之喪鐘，  
因爲對於我，我如今已經是意足心滿！」

（借用支加哥殉道者柏爾森司在上絞刑台以前數小時作成的歌）

# 自由血

(1) 殉道者的祭壇前

社會的進步是一部殉道的記錄。人類進化的每個時代中都浸透着殉道者的熱血。大刀下，槍彈下，絞繩上，十字架上，斷頭台上，電椅上，在那裏，古今來不知有若干的「好人」已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了。從野蠻的「過去」到所謂文明的「現在」，這其間總是重演着同樣的慘劇。世界上最慘酷的事更沒有勝過人們對於他同類的虐待了。除了大批的屠殺，零碎的剝削而外，還有許多的人被活埋在監獄中，被活埋在一「冰天雪地」的放逐地上。爲什麼呢？

人類確實是在不斷地進步的，然而人類的大多數却又害怕進步。人類崇拜超時代的先驅者，然而人類又害怕這些先驅者。所以向前進的人們最初總是受着一般人的仇視，而每一次的進步總是受着大多數人的阻礙。(二十世紀的燦爛的文明在前世紀的人們看來何嘗不是妖魔的世界)先加以威嚇，然後，繼之以屠殺。超時代的先驅者中誰能逃出這樣的命運？死了的耶蘇受人崇拜，而活着的耶蘇總是受人虐待的；這是多麼矛盾的可悲的一件事呵！

我們計算着：這許多年來爲了人類的進步已不知有若干的殉道者流盡了他們的熱血了。他們的血不斷的流，零碎的流，流了無數的年代，現在已積成了一個小小的血海。總有一天這血海中的波浪會衝上岸來，把一切阻礙人類進步的東西衝倒，洗出一個新鮮的世界！

將來到了那一天的時候，自由平等的社會實現的時候，歷史會把我們這些慘苦的年代的故事告訴我們的後代的。他們會來嗤笑他們祖先的愚蠢，然而對於那些爲人類幸福而死的殉道者，他們却是極其感激，極其尊敬的，只有我們的後代才是最好的裁判者！他們會來裁判我們的一切的！

自由血

一

485096

我們，生活在這些慘苦的年代中的我們，將怎樣的被後代裁判呢？這在我們是無從推測的。然而在殉道者的祭壇前，在支加哥慘劇過了六十年後的今日，我們當明白向前進的道路了，我們當明白我們現在所應做的工作了。在我們的後面有黑暗慘痛的「過去」，在我們的前面有光明燦爛的「將來」難道我們還應該徘徊在泥濘的狹道中麼？殉道者的光榮的一生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今天，在支加哥無政府主義者殉道後六十年的今天，我們不應該再在黑暗的泥濘道中徘徊，我們不應該再在殉道者的祭壇前悲哀，殉道者的身軀雖已在黃土中長埋，而他們的精神卻將永遠存在。真理是不死的，正義是不滅的，宣傳真理，為真理奮鬥的人是終於會得勝的，記着這個，我們且不顧一切的向前猛進罷！我們是會得着最後的勝利的。

### (2) 一件渺小的祭品

偉大的殉道者：在你們殉道後六十年的今日，在你們的祭壇前，我們呈獻上這一個渺小的祭品，真有說不出的感慨了，我們不會生活在你們殉道的日子，也不能從絞刑台上奪回你們的生命來，我們是休們在遺書中所說的「未出世的孩子」。在我們尚未出世的時候，你們便為我們的幸福而昂然地走上了絞刑台，我們得着你們遺留下來的這點榮光，而得認識真理和正義，而得生活在光明的理想世界中，不致墜落在黑暗的地獄裏與吃人的畜牲為伍。我們是被壓迫被虐待的人，在這強權的世界中我們曾被「人」像狗一般地屠殺和囚辱。然而得着了你們遺留下來的這點榮光，我們也能够鼓起勇氣赤手空拳像獅子一般地去打那些吃人的惡魔了。在我們年幼的時候，我們的父母想激起我們的高貴的感情，常常興奮地向我們說：「孩子，你長大的時候，你要愛真理，愛正義，你要做一個好好的人！」然而他們不會告訴過我們什麼是真理，什麼是正義。從聽了那樣興奮的話以來，我們也就抱了最大的

決心去尋求那比生命還要寶貴的東西；真理和正義了。不幸在這強權的世界中，對於人們的最可怕的东西再沒有過於真理和正義的！很多年以來，我們受了人們的騙，跑到退後的路上爲強權者和野心家張目；很多年以來我們因爲堅持着尋求「真實的」真理和正義，不肯相信那冒牌的東西的緣故，竟被惡魔畜牲屠殺或活埋了。最後由於你們，你們的殉道，我們才得到了我們尋求了一生的寶貴東西，從此我們的冰冷的中心才燃起了熊熊的烈火，我們的殺得死的身軀中才有了殺不死的精神。從此我們真正地知道而且痛愛那真理和正義了！在我們的父母的墳墓前，我們興奮地禱告說：「你們的孩子現在是在愛真理愛正義了！」然而在你們，——偉大的殉道者！——我們的「永遠的父親」的祭壇前，我們（你們的「未出世的孩子」）將怎樣的禱告呢？假若你們現在還能夠說話，我們相信你們的答覆一定是：「我的孩子，愛真理罷，愛正義罷！」

吃人的畜牲因爲不能壓下你們的聲音，他們便來殺了牠，因爲不能冷卻你們的熱情，他們便來停止了牠；因爲不能收買你們的生命，他們便來殺死了牠。然而結果他們仍縊不住你們的聲音，冷不了你們的熱情，殺不死你們的生命。

現在，六十年後的今日，你們的聲音更是響亮的了，讓我們也來同樣的高叫罷。我們的這件渺小的祭品不僅把你們的聲音很廣地傳與後代，假若你們還有知覺的話，從這裏面你們也可知道你們是怎樣的映在「你們的未出世的孩子」的眼裏，而且也可以聽得見我們的呼聲了。柏爾森司在殉道時叫着「讓民衆的呼聲起來罷。」現在我們是在叫了！

（3）一八八六年芝加哥的「五一」

一八八六年可算是美國工業界最混亂的時期。在美國，自一八三二年以來，縮短工作時間的運動

常發生於各地，直到了一八七八年八小時制才被國會通過。工人出了很大的犧牲爭來的八小時制的法令，不過是一紙具文，在工廠內並沒有實行。這樣自然會激起了工人心中的怒潮。一八八四年十月美國及加拿大的勞動組合與職工聯盟在芝加哥開會決定採用直接行動，並議決若到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八小時制尚未實現，則於五月一日這一天舉行總同盟罷工。這一次資產階級總算是屈服了。然而在這一年資本家與勞動者間的鬭爭却是一天比一天的激烈，「勞工組合」的會員大都被資本家辭退而失工了。雙方方面都在秣馬厲兵，準備在五月一日那一天大大的決鬪一下。在這種黑雲密布，勢將降雨的時候，天空中忽然起了一陣雷聲，霎時風雨大作。這雷聲就是麥可米克工場的工潮，於是勞資間的血戰因此雷聲便開始了。

芝加哥麥可米克工場在這年二月裏無故開除工人一千二百名，因此發生罷工潮，雙方條件相差甚遠，久無解決辦法。被開除的工人於五月二日開會商議對付方法，柏爾森司與失瓦伯會到會演說。第二日（五月三日）搬運木料工人組合又在麥可米克工場附近開會，討論恢復工作的條件。司柏司亦到場演說，在四點鐘時，那些在工場裏私自工的工人放工出來了，於是一部份的羣衆便向他們走去，當時有少數人擲了幾塊石子，雙方便發生小的衝突。不久大隊的警察到場，向羣衆開槍。羣衆憑着一股勇氣赤手空拳地和蠻橫的警察相搏戰，立刻死了六人，傷了無數。自然死者都是羣衆這方面的，那些有槍的「狗」能被赤手的婦女小孩打壞嗎？不會的。

#### （4）階級戰爭已經開始了！

司柏司目擊着這樣的慘劇激動到了極點。回到報館裏（他是德文報「勞工新聞」的編輯）用德文和英文寫下了有名的「復仇檄文」，印成傳單散發。「復仇檄文」四個字是排字工人加上的。司柏司

在事前並不知道。

「工人們！武裝起來！」

「今天下午你們的主人派遣他們的走狗（警察）殺了你們六個同胞在麥可米克工場前面了。他們殺了這些可憐的窮人，因為這些人正和你們一樣有勇氣來反抗主人的命令。他們殺了這些人，因為這些人敢於要求縮短工作時間。他們殺了這些人，是要向你們（自由的美國國民）表示；叫你們必須以他們所給你們的東西為滿足，否則你們也是要被殺的！」

「這許多年來你們已經忍了很大的侮辱了；這許多年來你們已經受了無限的苦痛了；你們作工，把自己的生命也要作盡了；你們挨餓受凍也已很久了；你們的孩子也被工廠的大口吞下去了；總之，你們已經做了忠順的可憐的奴隸，而且做了無數的年代了。為什麼？為的是要滿足那一般懶惰的強盜似的主人之無餓的貪慾，裝滿他們之無盡的財庫！當你們向他們要求減輕你們的負擔時，他們便派遣他們的走狗來槍斃你們，屠殺你們！」

「假若你們還是一個人，假若你們還承認是那些流了血來爭回你們的自由之你們祖先的子孫，你們便要起來，用你們的全力打倒那正在吸你們的血液的魔鬼！」

「武裝起來，我們請求你們，武裝起來！」

你們的弟兄們」

屠殺事件發生的第二日（五月四日）失瓦伯在「勞工新聞」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內容是：

「階級戰爭已經開始了！許多工人昨日在麥可米克收刈工場前被槍擊死了！他們的血正在那裏叫喊復仇！現在萬不可遲疑了。一羣如鷹似虎的軍警正要喝我們的血呢！然而工人們並不是一羣任人屠殺的馴獸，白刃噬頭，紅血相報！甯可為爭自由而死，不可在痛苦中苟且偷生！既是他們以槍炮對待



我們，我們也要使他們永遠不能夠安甯，在現在的情形中，我們也應該武裝起來了！昨天晚上正當許多寡婦哭他們已死的丈夫，許多小孩哭他們已經死的父親時，富人們正在他們的高樓大廈裏，舉酒狂歡慶賀勝利呢！婦女們！孩子們！擦乾你們的眼淚；奴隸們！都起來吧！暴動呀！革命呀！」

讀了這篇浸着血淚，燃着憤怒的檄文，誰能不被感動呢？

### (5) 草市場羣衆大會

五月四日的上午，又出現了下面的傳單：

「工人們注意！今晚七點三十分鐘在德司勃林與好司台特開的南道爾夫街的草市場開羣衆大會，抗議昨午警察槍殺我們工人的暴行，並有著名演說者到會演說。」

### 執行委員會

然而這次大會一直到了這晚八點半鐘才開始。到會的人據當時報紙的記載有一萬餘人，但事實上只有幾千。一輛小貨車做了演講壇。司拍司是第一個演說者，柏爾森司這天早晨剛從星星拿底回來，不知道羣衆大會的事，這晚他和斐爾登等正在「警鐘」報館開會。司拍司叫人來請他和斐爾登去演說，他和他的妻子小孩等都去了。司拍司演說完畢後，柏爾森司便繼續着演說，其次就是斐爾登的演說。柏爾森司因這時空中黑雲密布，怕要落雨，便帶了他兩個小孩同他的妻子離開會場了。

這次的大會是很和平而且很有秩序的。芝加哥市長哈利生八點半鐘到場，直等到十點鐘才離開。他又到警察局去向警察長幫非爾得說這次會議中不會有軌外的行動，不必去干涉。他後來在審訊的時候，並證明那天晚上並沒有一個演說者暗示着對於任何人施用暴力的，並且沒有看見什麼人帶了武器到場的。

到會的人衆漸漸的散了，斐爾登已決定在數分鐘後便宣告閉會了。忽然幫非爾得領了一隊帶着手

槍的警察共一百八十人臨步到了會場，下令立刻解散這次集會。長官向斐爾登說：「奉伊利諾瓦州政府命令來解散你們。」斐爾登回答說：「我們這次集會是很和平的，」說完便走下講壇。幫非爾得並不再說什麼，轉身就發令開槍。在混戰中，突然從旁邊巷子裏拋來了一個炸彈，落在警察隊裏，立刻死了一個警察，還傷了幾個。於是血戰便開始了。司拍司的兄弟也受了重傷，羣衆中受傷的不計其數。

### (6) 畜牲們的亂咬狂吠

芝加哥的政府當局大起恐慌，在草市場事件發生後的第二日，(五月五日)這吃人的畜牲們便開始亂咬狂吠了。這天早晨司拍司在「勞工新聞」報館被捕，失瓦伯和斐爾登也被捕了，失瓦伯那天並未到會，司拍司和斐爾登當炸彈爆發時雖在會場，但和炸彈事件並沒有絲毫關係。「勞工新聞」的排字工人斐失兒在這天下午被捕了，然而警察還不甘心，且逐日搜索無政府主義者和勞動運動者的住宅，封禁報館。恩格爾、塞利格爾、林格也陸續被捕了，他們並未參加草市場大會，但在林格的屋子裏尋出了製造炸彈的藥品及器械來。尼伯的被捕是偶然的。五月五日兩個偵探到「勞工新聞」報館，看見了尼伯便問他，誰是「勞工新聞」的主筆，尼伯回答說：「司拍司和失瓦伯被捕後就由我來負責。」於是他也被捕了。

柏爾森司不知在什麼地方去了，法庭會懸賞五千元來緝拿他，警察局派出許多偵探四處密訪；還有失瓦伯的親戚雪老柏爾特也沒有被拿着，那些「狗」的嗅覺雖靈敏，也嗅不出一點兒蹤跡來。

### (7) 法庭公然受賄

在審訊之前，便開始選擇陪審官，陪審名錄中雖有千餘人，但只有五六個是屬於工人階級的。被

召集的人一個個發表他們反對無政府主義及勞動運動的偏見，說他們一定可以判決被告席中那些無辜的人的死罪。那個乎定陪審員名單的特別捕役曾宣誓：「這些人（指被告）應該絞死。」到後來十二個偏見最深的人便被選出來做陪審官了。

五月二十五日法庭以謀殺警察狄更的罪名提起公訴，控告司拍司，失瓦伯，柏爾森司，斐失兒，斐爾登，恩格爾，林格，尼伯，雪老柏爾特，塞利格爾十人。在六月二十一日這次最卑鄙的審訊便開始了，而且法庭公然受賄。資本家的報紙上開始為十二個陪審員募集款項。三百個領袖資本家所組織的支加哥公民聯合會也募集了十萬元來報酬法庭，對於警察廳他們也允許在裁判後每年以十萬元作報酬，計五年間他們實際上擔任了四十八萬五千元。

### （8）柏爾森司的自首

六月二十一日法庭開始審訊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自投羅網的人，他愛真理，愛正義勝過於愛他的生命。他明知資本家和政府要喝他的血，吃他的肉，然而他却不怕。他願慷慨激昂而死，不願苟且偷生。這個人便是柏爾森司。

當草市場炸彈爆發時柏爾森司在「則夫廳」裏止立在窗前看外面的景象。他的妻子和一個女同志何爾門斯夫人離他也不遠。他聽了炸彈的聲音，便跑到他的妻子的身邊，安慰她們說：「不要害怕！這時槍彈亂飛，很多的人從外面逃進廳來。他們完全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過了一陣，秩序稍恢復了一點，他們便出去了。他們是預備回家的。在路上何爾門斯夫人對柏爾森司說：「我不知道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然而我知道一定發生了什麼衝突。所有的人都曉得你在勞動運動中很有勢力。要是我們的同志有了危險，你一定跑不脫的。不管怎樣，至少你應該暫避幾天。我們現在還

不能聽隨你去犧牲，而且在這激動的情形之下，我們不曉得他們會拿什麼手段來對付你。」柏爾森司說：「我並不以為我應該走開——你果然這樣想麼？」何爾門斯夫人又說：「是的；你暫避幾天並沒有什麼害處；你且暫時到一個較安全的地方去，等到你覺得這事需要着你的時候，你再來好了。」柏爾森司還不以爲然，他和何爾門斯夫人辯論了許久，最後他聽了她的話，他身邊沒有多的錢，一個朋友布朗借了美金五元與他。於是他便和何爾門斯夫人一起去西北車站；而柏爾森司夫、獨自回家。柏爾森司並不說什麼話。在車站上，他又問何爾門斯夫人一次，她是否真以爲他應該離開芝加哥。臨行因爲他的妻子在家沒有錢，他把他身邊僅有的錢分了一半，請何爾門斯夫人交與他的妻子。

在六月十八日，柏爾森司夫人突然來到被告律師商議事件的地方，說她的丈夫這時在威斯康幸州的屋開夏，在那裏他是很安全的，但他覺得他是一個無罪的人，他很願意來法庭自首，他問他的妻子和律師們的意見如何。因此她便來和律師們商議。律師中布拉克大佐極力贊成柏爾森司自首，沙羅孟和布拉克同意。發斯脫爾却極端反對，他以為柏爾森司的自首除了把自己犧牲外，並沒有一點別的好處。柴司奈因爲不熟悉美國情形，便沒有表示意見。然而柏爾森司夫人却和布拉克同意，贊成她的丈夫的自首。

柏爾森司二十一日早晨八點三十分鐘到芝加哥，下午兩點鐘便到法庭自首了。情形是這樣的：

在這天下午兩點鐘的時候，布拉克大佐在法庭門口的石階上踱來踱去，像等候着什麼人似的。幾分鐘後一輛馬車來了。一個女子和兩個男子從裏面下來，布拉克大佐默然的和一個帶着莊嚴和聰明的面貌的黑髮男子握了手，並且挽着他的手向裏面去了。在旁邊的一個人問道：「和布拉克一起的人是誰？」一個新聞記者說：「我相信這是柏爾森司。」一個偵探連忙插口道：「不會的，我們正在捉拿

柏爾森司，難道你忘記了麼？」

法庭中所有的眼睛都注視在布拉克和他的同伴身上。突然檢察長格林奈兒驚喜的站起了叫道：「我看見柏爾森司在這屋裏了。我要求逮捕他。」然而並沒有人聽他的話。布拉克大佐憤怒的昂然的說道：「這個人現在是在我的保護之下，這樣的要求簡直是在侮辱我了。」柏爾森司向裁判官說：「閣下，我來此自首，願和我的同志一同受審。」裁判官的答覆是：「柏爾森司君，你在罪人席中坐下罷。」

柏爾森司於是坐在他的同志們的旁邊。司柏司悲哀的歡迎他的同伴道：「柏爾森司，你跑來送死了。」然而柏爾森司一點也不悔恨！在幾分鐘後柏爾森司自首的消息就傳遍支加哥了。

這天晚上監獄的門關住了他，從此他便不會活着的跑出來呼吸自由的空氣了。

### (9) 兒戲的審判

法律本來是資產階級壓迫工人的工具，然而這次的審判連法律兩個字也沒有顧到。從裁判官以至於原告證人，沒有一個人的舉動不是受着金錢的支配。老實說來就是那四十八萬五千元美金在作怪罷了。

塞利格爾是一個社會黨人，他是林格的房東，他兩夫婦都被法庭收買了。他雖是被告之一，然而他並不會到法庭受審，反而他做了政府的證人。捏造出種種事實來誣陷林格。

法庭說雪老柏爾特是擲炸彈者，然而他的蹤跡既無人知道，法庭也無確實的證據。

所以七月十五日檢察長格林兒在法庭中辯論時，便把那些「罪人」的罪減輕為「造成殺害罪」，就是說被告的言語在演說中或著作中不知不覺引誘某一個不知姓名的人來殺害警察的性命。他絕對

不能把這些被審訊的人和假定的罪聯起來，也不能證明被告認識那個擲炸彈的人，或有影響於他的這種舉動。在法庭中許多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及勞動運動的小冊子，傳單，雜誌和新聞紙都被引來當作判罪的根據。格林奈兒居然明白的說：「無政府在審訊中！」他們現在不是在審訊殺害警察的罪犯，他們要審訊無政府主義！此輩法官的狂妄於此可見。法律本是設來保護資產階級，更何況法官又受了賄賂。在八月二十的早晨一種慘無人道的判詞決定了，除尼伯判為十五年的徒刑外，其餘七人都被判處死刑。

#### (10) 感情的判決書

芝加哥法庭的法官既受了賄，又受着他們自己的偏見的支配，於是拋棄了正義，違背了良心，對於這些宣傳真理的人判定了這樣殘酷的刑罰。他們的判決書是對於法律的致命傷，很可使人知道法律的功用究竟是什麼。

柏爾森司批評這判決書說：「你們的判決書是感情的判決書，始則由感情的衝動，繼則受感情的包圍，始終不出乎感情的範圍。感情的判決是什麼？就是沒有理性，缺乏辨別的能力，不能認識真理之所在。你們能否認說你們的判決不是偏於保護資本家一方面的嗎？我們是宣傳真理，替工人鳴不平，為工人爭自由謀幸福的人。芝加哥的資本家正要剷除我們，叫你們來判我們的死罪。」

#### (11) 第一個演說者

照例，判決了死刑後，法庭方面要問被告有無異議，因此在法庭中每一個先驅者都留下了一些不朽的教訓。——這就是我們現在都知道的芝加哥八個無政府黨演說。這些演說不僅僅是辯護他們的無罪，而且把草市場會議的始末，實業階級的情形，無政府主義與勞動運動的性質以及他們信仰無政府



是能够，我也不願。假若你以爲你能破滅這些分布日廣的觀念，假若你以爲你能把我們送到斷頭台來消滅這些觀念，假若你願意再使平民受死刑，因爲他們敢於說真理（我叫你指出我們究竟在何處說過謊話，）我說，假若死是對於宣傳真理的刑罰，那麼我願昂然地來付那高貴的代價！叫你們的劍子手來罷！雖然蘇格拉底，基督，布魯諾等因宣傳而受死刑，然而真理却是永不消滅的。他們與他的同伴已先我們向着這條路前進了。我們預備追隨他們！」

（12）無政府是一個夢

失瓦伯說：「我所要說的話並不多。假若我不發一言不會被人誤認爲對於法官此時的舉動胆小的默許，那麼我就會一言不發了。若把在現在審訊中的訴訟叫做「公道」，要算是一種侮辱。他們法官未曾做過「公道」，也不能够作「公道」的事。假若一階級列席陪審來壓制其他不能列席陪審的一階級，這時還要想到「公道」，非呆却幻。檢事長說：「無政府在審訊中」，無政府主義是一種反對暴力，反對獸行，反抗犯罪制度的社會學說。我因爲在報紙上作文和演說而被處死刑！」

他的演說中有一節最沉痛，我們不可不讀的：

「現在的社會制度不是天天在各處殺人麼？兒童們未到作工的年齡，竟被逼着去作工，夭折多少生靈；婦女們因操勞過度而犧牲性命者成千成萬，男子們死於苦力者日有所聞。我却並未見着法律來阻止這些不人道的事，就拿芝加哥一個地方來說，數萬工人擁擠於不能容膝的黑屋裏，也沒有新鮮的空氣，也沒有日光，小孩們同着父母吃那些連富人們所養的狗所不食的臭物，疫病到處流行，婦女小孩死於污穢堆中者不計其數。然而富人們却住的是高樓大廈；吃的是豐美的飲食；穿的是華麗的衣服，並且還要虜掠些民間少女來彈唱歌舞以供娛樂。像這種情形所謂文明社會不是率獸食人最可怕的社



會麼？」

失瓦伯又說：「無政府是個夢。但僅僅在現在是如此。這是終久要實現的。理性不管所有的阻礙會生長的。」

他的主張是「革去這一切不人道的弊端，剷除這一般喝人血吸人腦的富人，使土地和一切財產盡歸平民掌握……每日每人只須工作四小時，便可得到充分的需要，享受充分的安慰，其餘的時間用來探討科學，研究藝術。要說無政府主義者是暴徒是很無理由的。這兩個名詞是絕對不同的。我們固然有時也用暴力，然而這正是用來反抗暴力的，以暴力抵抗暴力，這正是我們不得已的自衛方法。」

(13) 突然而死比較那一寸一寸的被殺而死是要光榮些

尼伯的判罪是很奇怪的，他和草市場羣衆大會一點關係都沒有，便是檢事長也找不出反對他的證據。他在法庭上邊坦白的表示他的態度，他承認他是勞動運動的戰士。他的最後的話是：「諸君，我只有一件憾事，假若判決能够改變，假若這是可能的話，我請求你把我絞死，我以為突然而死比較一寸一寸的被殺而死更要光榮些。我有一個妻子和三個小孩。假若他們知道他們的爸爸死了，他們會來埋葬他的。他們能够到他的墳墓那邊去，跪倒在他的墳邊。然而他們却不能到監獄裏來看他們的父親——那個無罪而被處刑的父親。我所要說的已盡於此，諸君，我很以不能和其餘的人一同絞殺爲憾。」

(14) 我正要高聲叫你們絞死我罷！

尼伯的演說完畢後，又繼之以斐失兒的演說。斐失兒的演說是當時演說中最短的一篇，所以我可把牠完全引在下面。

「先生、你問我爲什麼我不應該被處死刑。我並不要說許多話，我只要說，我反對被處死刑。因爲我並未會犯過罪。我在這屋子裏因謀殺罪而受審，因信無政府而被定罪。我抗議我被處死刑，因爲你們不能證明我會犯過謀殺罪。然而，假若因爲我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因爲我愛自由。平等，博愛的緣故而被處死刑，我就並不抗議。假若死是我們愛自由，愛人類的刑罰，那麼，便坦然的說，我已經供獻了我的生命了；然而我並不是一個殺人的兇手，我雖然是布置草市場大會諸人之一，但我對於擲炸彈事是於草市場毫無關係的，也許檢察長格林奈兒對於此事的關係還要比我深些。我承認我會出席大會，但這大會並不是爲着用武力和犯罪的目的而召集的。否，這會議是召集來抗議在麥可米克工場外警察前日所犯的罪惡和暴行的。州法庭的證人瓦勒爾及其他的人曾在法庭上證明我們在星期一晚上有過一次會議。在這會議中，我們會討論到恰恰在幾點鐘前發生的麥可米克工場事件，我們決定召集一羣衆大會來抗議警察的獸行。現在我只重述這話就得了。瓦勒爾是這會議的主席，他自己也動議在草市場開大會。而且還是他派我做一個委員，印刷傳單，邀請演說者；我這樣做了，此外並沒別的事。第二天我便到威列爾與克來因公司去，印了二萬五千張傳單，又去邀請司柏司到場講演。在傳單的原稿上，有一句「工友們，到會時要武裝起來」這樣的話，我的理由是不願見在那次大會裏像以前發生的事件一樣，工人們無抵抗的被人橫加槍擊。然而當這傳單在印刷時有人送了幾張印好的樣子到「勞工新聞社」來，司柏司同志看見了一張。我向他說要他到會演講。他把那傳單拿與我看，一面說：「斐失兒，要是這些傳單散布出去了，我便不願意演說什麼。」我承認把那一句話取消，司柏司後來便去演說了。我因這大會的關係不過在這點。我是在晚間八點十五分鐘到會的。後來柏爾森司間斷了斐爾登的演說，他站在台上說，快要下雨了，最好遷到則夫廳去。這時我才離開了草市場到則

夫廳，與我同路去的便是此時還在證人席中的一個朋友。我們揀了兩個座位坐下，各人喝了一杯皮酒。我的朋友柏爾森司偕着其他幾個人進來了。過後我在那裏坐了五分鐘，炸彈便爆發了，我完全料想不到會有這一類的事發生，因為，便是州法庭的證人他們自己也承認那晚並沒有主張要防衛我們自己；召集這會議的目的，不過是抗議警察的暴行而已。

而且像我以前已經說過的，在這裏法官的判決並不是對於謀殺罪，而是對於無政府主義的。我覺得我之被處死刑，或將被處死刑，只是因為我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緣故，並不是因為我是一個殺人的兇手。我並不會殺過人。我一生從未犯過罪；然而我知道有個人快要犯殺人罪了。這個謀殺的兇犯便是格林奈兒——檢事長格林奈兒。因為他帶來一些小事都不知道的偽證人。他也知道這些人的宣誓都是虛偽的；而且假若我果然被處死刑，我便宣告格林奈兒是一個殺人的兇手。然而假若這支配階級以為殺死我們，殺死幾個無政府主義者，他們便能夠毀滅無政府主義。那麼，我要告訴他們，這是大大的錯誤，因為無政府主義者愛他的主義勝於他的生命。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是隨時隨地都預備為主義而死的；然而在這次案件中，你們以殺人的罪名加在我的身上，而實際我並不是殺人者。你們要知道，縱然你們能把那些相信主義的人殺死，而主義却是永不能被他們殺掉的。人們為着正當的目的而被處刑的事件愈多，那麼，他們理想的實現愈速，例如這十二位「可尊敬的」陪審法官之不正與野蠻的判決對於無政府的進行反有很大的幫助，比較我們這幾個被判罪的人在三十年中所能完成的還更大些。這判決是對於這國家內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的一個致死的打擊，人民不久也會知道的。我所要說的話已盡於此。總之若我因宣傳無政府主義的理想因愛自由與人道的緣故而受絞的，我便並不覺有什麼痛苦，我要高聲叫你們！絞殺我罷！」

(15) 我將快樂的死在絞架上

林格在支加哥殉道者中是年紀最輕的一個。他是德國人，生於一八六四年，他於一八八五年秋到支加哥，即住在賽利格爾家裏。他是一個木匠，他便加入一個木工組合。他會製造炸彈。他的死刑的判決，是根據着賽利格爾的偽證。賽利格爾本來也是被告之一，但是因為愛惜生命的緣故，竟受了法庭的賄，做了法庭方面的證人，說支加哥草市場四日晚上爆發的炸彈是林格做的。本來被告方面有兩個證人可以推翻賽利格爾的證據的，但法官禁止他們出庭。然而就以賽利格爾的話而論，他也只能證明，林格做過炸彈。

賽利格爾自認他沒有錢，會得了夏克大佐一次一元；一次半元，一次五元的幫助。夏克大佐叫他法庭說「實話」，又說夏克大佐在他被捕後會給了他的妻子幾次的錢，大約二十元或二十五元。他的妻子也出庭做證人。爲了三十多元和自己的生命的緣故，便把友人賣却了。

被告方面的辯護士布拉克大佐在法庭上說道：「賽利格爾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在美國很久了。他有三十一歲，林格僅二十一歲，然而大伊立諾瓦州由其合法的代表（指法官）居然賄買了賽利格爾（一個成年的人）和他的妻子（年紀更大些）所訂的條件是假若他們能够盡力把圈套放在這個小孩子（指林格）的頸項上，他們便能無罪的被釋放出來。呵！諸君！這是對於正義的怎樣一個侮辱呵！」我不知那一般叫做法官的東西，聽見了這樣的話，捫心自問，能不愧煞！

據後來資產階級的報紙所載十二個陪審官中有五個是發狂死的，大概是慚愧過甚的緣故罷！

林格與司柏司等同被判處死刑，死刑的執行期是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但十日早晨林格即在獄中「自殺」，情形是這樣的。

自由血

十七

據說在十一月的初頭，警察在林格的囚室內發現了四個炸彈。在九日的夜裏他坐在囚室內，靠着洋燭的光讀書。爆裂的聲音聽見了，獄卒跑進林格的囚室，看見他的下顎已被炸落了。這究竟是他自殺或是被敵人暗算，他受傷後自己並不會發一言，實在也不能夠說話了。他的短促的一生就是這樣的終局。那賣友的賽利格爾，那叫人賣友的法官從此該可以滿足了罷！

然而在六十年後的今日，賽利格爾以及那些法官的骨頭早在腐朽了，他們的名字將永被人們引為卑鄙醜惡的符號。而林格的精神却永遠存在。支加哥殉道者墳墓前的紀念碑將與他們的演說同樣的永垂不朽了。

「法官們：你們曾以譏諷的眼光批評我在這『自由的美國土地』上要謀一個人值得享受的生活的努力，你們現在又以同樣的譏諷的態度，在判決了我的死刑後，允許我有發表最後演講的自由。」

我接受了你們的允許，來作這最後的演說；但我的目的是要把你們所加於我的不公，誣蔑，壓迫的舉動盡量的暴露出來。

你們控告我犯蓄謀殺的罪，而且判了我的死刑；然而你有什麼證據來證明我的罪呢？

第一，你們叫賽利格爾來證明我的罪。他，我會幫助過他來製造炸彈，你們又證明我得到了別人的幫助把那些炸彈運到克利布痕路五十八號，但是你們縱然得了你們所收買了的「舉舌鸚鵡」賽利格爾（他似乎在這事件裏是一個重要人物）的幫助，也還不能證明，那些炸彈會被用到草市場。

你們又叫了兩個化學家來考驗炸彈，然而結果他們也只能說製造草市場炸彈所用的金屬也與我的炸彈所用的相似，你們的陰幹孟先生拚命說那兩種炸彈不是一樣的，但是他的話毫無根據。他也不能承認那兩種炸彈的直徑相差半英寸，雖然他，隱匿了那兩種炸彈殼相差四分之一英寸的事實。

你們便根據了這樣的證據來判決我的死罪。

而且，你們並不是爲着謀殺的事來判我的死罪，裁判官在今晨陳述他的「全案要略」時說得很多。州律師格林奈兒更說過許多次，我們之受審並非爲着謀殺罪而是爲着無政府，因此那判決是——因爲我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什麼是無政府？

這一個題目我的同志們已經解釋得很明瞭了，也無須我再來解說了。他們已很明白的告訴你們，我們的目的是甚麼。然而州律師並沒有向你們說。他並不批評無政府的學說，他所批評的，判斷的只是實現這學說的方法，而且就在這一點，他也完全不會提到，這是警察的獸行使得我們不得不採取那些方法的，格林奈兒所提出的救濟我們困苦的方法，只是職工組織的團結和投票紙，陰幹孟甚至承認六小時制運動的好處。然而事實却是這樣：我們對於使用投票紙和團結工人力量兩件每一次的努力都遭了你們的摧殘，你們暴露了警察們的禽獸一般的暴行。這便是我爲甚麼要用暴力來和警察的暴力相戰鬥的緣故了。

你們說我蔑視法律和秩序，我不懂得你們的「法律和秩序」等於什麼東西。他們的代表是警察，然而其中就有許多盜賊。夏克大佐在這裏，他自己曾向我承認我的帽子和書在他的辦公室裏被警察們偷去了，這樣的東西便是你們財產權利的防衛者！

那些拘捕我的偵探，他們跑到我屋裏來，和強盜一樣假冒一個住在柏林敦街的木匠的名羅翰茲。他們宣誓說只有我一個人在我的房裏，他們簡直在欺騙自己。你們沒有傳克來因夫人到案作證，她那時在我那裏，她可以證明剛纔所說的那些偵探怎樣假冒別人的名字闖進我的房來，她可以證實他們的

自由血

十九

證據完全是偽證。

我們再說下去。夏克大佐是警察們的長官，他自己也就在說謊。他宣誓說我曾承認參加星期一晚的大會，其實我明明白白地告訴過他，我在則夫廳參加木工會議。他又宣誓說我曾告訴他，我從莫斯科（按即著名無政府黨）的書裏知道了製造炸彈的方法，這也是在說謊。

我們再進一步來說「法律與秩序」的代表中的較高級的。州律師格林奈兒及其同事也犯了妄誓之罪。我說他們是有意犯罪的。我的律師已經舉出例證了，而且我親眼看見格林奈兒在基爾美（法庭方面所收買的證人）出庭的八天以前指示與他，那些要他作證來反對的人們的相貌，叫他認清楚。

如我剛纔所述我相信要使我自己和工人同胞獲得人類應享受的生活，非靠着武力不可，而同時格林奈兒用他們的警察和流氓，收買偽證來謀殺七個人，我便是這七個人中的一個。（註）

（註）這時尼伯已判處十五年徒刑，失瓦伯，斐爾登的判決尚未減輕。

格林奈兒實在膽小可憐，他在這不許我防衛自己的法庭中來稱我為一個膽小的人。鄙夫！他是這樣的一個人，他聯絡了一羣卑鄙的被人雇用的流氓來把我弄到斷頭台上去，因為世俗上的道理除了可鄙的自私，享世上的榮華富貴以及賺利的慾求而外，什麼都沒有了。

這個棍徒藉着別的棍徒的偽證的幫助來謀殺害七個人。這個棍徒叫我為一個「膽小的人」！然而你們責備我蔑視那樣的「防衛法律者」——那樣言語所形容不出來的妄人！

無政府的意思是不要人壓迫人的強權和統治，然而你們叫這為「擾亂」。無政府是一種制度，彼絕對不贊成需要匪徒和盜賊的服務來防止那你們所謂「擾亂」的那種「秩序」。

裁判官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州律師並不能證明我與擲炸彈的事有何種關係。然而州律師會用手段，

會弄筆墨。他說我是一個「同謀犯」。然而他怎樣能證明呢？他斷言國際工人協會是「謀亂的結黨」。我既然是這團體的一個會員，所以他可以把罪名很安穩的加在我的身上。這真巧妙！以一個州律師的才幹說來，世間不會有難事的。

我不必回顧我和我那些在不幸中的同伴的關係。我的朋友司柏司已解說過我們怎樣認識的了。我可以誠實的，坦白的說，我與共同受審的諸同伴的親密程度尚不及我與夏克大佐的親密。

衆人的困苦和資本主義豺狼的肆虐使得我們一起來做運動。不是像分離的個人，而是一羣爲共同目的的工作者。這便是你們所謂的「謀亂的結黨」，因此你們便判決我的罪。

我反對這定罪，我反對這法庭的判詞，我不認得你們的法律。這是許多世紀以來無數斗筭之徒所混雜的湊起來的東西，我也不認得法庭的判詞。我的律師引了同等級法庭的判詞來證明我們應該有更審的權利。州律師便引了更高級法庭的三倍多的判詞來證明相反的一方面。我相信在另一次審判裏假如受審的仍是無政府主義者，縱然有利於被告的判詞引了二十五冊，他們也會找出一百冊的判詞來證明相反的一方面的。而且甚至就在這樣的法律，一個小學生都會蔑視的法律之下，他們尚不以合法的手段來判我內罪，他們尚要收買僞證來誣陷我！

我明白的告訴你們，我是贊成用武力的。我早已向夏克大佐說過：「假若他們用大炮來對付我們，我們也要用炸彈來對付他們」。

我再說我是今日之「秩序」的敵人，我更盡力的重覆說着，只要我能呼吸一日，我便仍要來攻擊這「秩序」。我再光明磊落的宣言：我是贊成用武力的。我會向夏克大佐說過，而且我預備履行的：「假若你用大炮來打我們，我們也用炸彈來炸你。」你們在笑！也許你們會想：「你不會再擲炸彈了」



：「但是我們將使你們確保我會快樂的死在斷頭台上，我相信那些會聽過我的演說的千萬的人會記着我的話；而且當你們把我們絞死後，你們也記着我的話，他們會來擲炸彈的。我懷着這個希望向你們說：我輕視你們，我輕視你們的秩序，你們的法律，你們用武力支持的權力。絞死我罷！」

（16）我的意見如是我的希望如是

恩格爾的演說也是極其雄辯的。

他這樣的說：「在一八七二年我離開了德國，因為在那裏我已不能得着每個人應該享有的生活了。我本來是靠着我雙手的勞動來謀我的衣食，然而機器之使用，破壞了我們這一般小手工藝者，使我們的前途異常黑暗。這樣我便不得不攜着家眷來到美國，因為以前許多人都向我稱讚說美國是自由的國土。」

我於一八七三年一月八日到費拉得非亞，當我的腳踏在這土地的時候，我心裏充滿了快樂，我希望而且相信不久我便要在這自由的國家中與自由的人民一同生活了，我決意做一個美國的良好國民，而且慶祝我自己離開了德國來到這光榮的共和國，我相信我過去的歷史可以證明我會經努力過要做這世界上的一個良好的國民。我來到美國的法庭上，這要算是第一次，而這一次我便被人控告為殺人犯，然而究竟有什麼理由能控告我為一個殺人犯？這是我離開德國的理由同樣的是工人階級的貧窮的悲慘。

而且在這裏，在這「自由共和國」，在這世界上最富饒的國家內，仍有無數的貧民，他們得不到飲食，他們被現社會所遺棄，痛苦憂愁的過了一生。我會看見人從街角的垃圾堆裏拾些東西來吃，他們每天的食物便是這麵。他們藉此來安靜那每天每天蝕耗着他們身體的饑餓。

我又在每天的報紙上讀到許多事實，使我相信在這偉大的「自由國土」內，人們仍不得不餓死。這使我不得思想，而且起了這個疑問：使現社會發生這樣情形的特別原因，究竟是什麼？從此我對於政治制度更加注意。我的研究結果，使我發現出來在德國所有的社會罪惡這里也是一樣有的。這便是爲什麼我要研究社會問題，要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者的原因，而且從此我便盡力去研究這種新學說。

在一八七八年我從費拉得非亞來到此地，我極力想改善我的生活情形，我相信在這里謀生活總會較在費拉得非亞容易一些，實在，在那里（費城）我已無法維持生活了。然而在這里，我也是異常失望。我才知道無論在紐約，在費拉得非亞，在芝加哥，對於貧民都是一樣的，在我工作的工廠裏，我認識了一個同伴，他告訴我爲什麼工人爲謀生活要經過如許的困難，而且沒有什麼效果。他把那原因指示於我了。他以科學社會主義的邏輯向我解釋說，只要機器原料等，仍然是資本家的私有財產而且得着國家的保證，那麼，要想靠着我的兩手的勞動來維持獨立的生活是不可能的；我從前的想法是大大的錯誤。因爲要更進一層地明瞭這些事實，我便以我自己和家屬的勞動所掙來的錢購買了許多社會學的書籍，讀了這些書本後，我便明白爲什麼在這個富饒的國家內一個工人還不够安穩地生活下去。我現在便想用什麼方法來救濟這個。最初想到投票箱；因爲我常常聽見人說工人用這種方法便可以改善他們的境遇。

我會以一個好國民那樣的熱心去參加政治活動，然而不久我便知道「自由投票箱」的說法完全是一種神話，我曉得我又受欺騙了。我使得着這樣的意見：只要工人們在經濟上仍爲奴隸，他們在政治上絕對不能自由的，我很清楚勞動階級絕對不能由投票的力量來實現一個保證工作麵包以及幸福生活的社會。

在我對於投票箱的辦法還是信仰的時候，下面的一件事情發露出了，這使我相信在這國家內的政治家是極其腐敗的。我住在第十四區，我也有投票權，在這一區裏社會民主黨異常發達已足危及共和黨與民主黨，於是共和民主兩黨便聯合起來反對社會民主黨。這自然是應有的事，因為他們的利益並不能一致的。然而當社會民主黨的候補人選出來後，他們的勝利的結果，仍被那兩個舊政黨的陰謀所破壞了。投票箱被人偷去了，而且票也被人「改」過了，因此他們無法宣布他們的候補人被選出這回事。工人要在法庭上求得公正的解決，然而結果無效，訴訟的費用共一千五百元，而他們的權利一點也爭不到。

不久，我又明白政治的腐敗陰謀在社會民主黨裏也是一樣有的。我便退出了社會民主黨，加入當時新組織的國際工人協會，這團體的會員都堅定地相信工人要從資本主義的壓制下解放出來，只有用武力之法，恰如歷史上所講的進步一樣，都是靠武力來實現的。就拿美國的歷史來說罷，第一次殖民地的人獲得他們的自由，也只是靠着武力；奴隸制之廢除也只是靠着武力，而且因為那個反對奴隸制的人被迫上斷頭台，所以我們也必定要像他那樣。在現在替工人說話的人也必要受絞刑，爲什麼呢？因爲管治這個共和國的並不是那些忠於職務的人民。

所謂保衛國家的利益的人！——住在華盛頓城的首領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物？他們是由於人民選舉出來的呢？或是靠着金錢的幫助呢？他們沒有權利來替我們製定法律，因爲他們並不是由人民選出來的。我並不尊重你們美國的法律！

因爲機器的改良遂使許多人陷於失業的困境中，有的人減少了一半工作的時間，這樣便使他們有思索的機會了。他們有空閒的時間，他們思索怎樣才可以改善他們的境遇，那些替他們說話保衛他們

利益的書報到了他們的手裏，雖然他們不會受過良好的教育，但要撮取這些書報中所含的真理，在他們是做得到的。這自然是資本家所不高興的事，但他們也沒法來阻止。我始終相信，在較短的時期內，那極大多數的無產階級會明白要脫離多年的束縛，只有由無政府主義的一條路。我們總該記得加爾蘇爾士差不多距今八年前曾說過：「在這國內並沒有社會主義活動的餘地」。然而今天社會主義便出現於這法庭上了。因此更相信要是這幾年內足以使社會主義成了一般人極其注意的問題，那麼，只要很短的時間便可把牠施諸實行了。

關於我的判決我所要說的話，是我一點也不驚駭，因為那些努力開導他的同胞求他們的進步的人，常常被投入監獄或被處死刑；自古已如是，約翰暴爾（英國農民暴動的領袖，後被殺）的事件便是這樣。我久已覺察出美國的工人所有的權利，並不比他國工人所有的多一點。檢事長說我們不是美國的國民，我早已是美國的國民了。但我並不會要求過國民的權利，我知道這也沒有什麼分別的，國民也好，不是國民也好——我是一個工人，所以我沒有權利，因此我也不尊重你們的權利和你們的法律，這都是一階級製造出來壓制其他一階級的——勞動階級的東西。

我的罪名究竟是什麼呢？

我的目的是要建設一個新社會，在這個社會裏絕對不會有人利用機械的改良獲得百萬的財產；而大多數的羣衆，卻陷在墮落與困苦的深淵裏。既然水和空氣是大家可以自由享用的，那麼，科學家的發明也應該用在大衆的利益上。我們所有的成文法是和自然律相反對的，那些法律把大多數羣衆之自由，生活，以及求幸福的權利都剝奪去了。我的罪名不過如此！

我是一個極富於感情的人，因此不能不和現社會情形宣戰。凡是有思想的人都應該攻擊那個使幾

個人能在數年之間聚集了百萬財產，而同時使千萬的人成了乞丐和游民的惡制度。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人們便起來了，他們努力來創造另一種環境，在這新環境中第一被重視的就是人道，這難道是可驚奇的事麼？這便是社會主義的目的，而為我所樂意贊助的。

檢事長說無政府在審訊中。

無政府主義在我看來是與社會主義一樣的。我說：不要再相信投票的辦法，只要使用一切可由你處置的其他手段。因為我們這樣做了，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裏被人審判——因為我們會把正當的路指示與人民，在各處的無政府主義者都為此被搜索被迫害了。然而其結果反使無政府主義得到更多的信仰者，而且假若你割斷了我們公開活動的機會，我們就要秘密的做去。假若檢事長以為他絞殺了七個我們的人，又判了一個人十五年的徒刑，便可以把無政府主義剷除淨盡了，那麼，他完全錯誤了。戰勝不久便要改變的，一切都在於此。地上的權力絕對沒有能夠消滅工人們製造炸彈的知識的，他們已有這知識了。我希望檢事長格林奈兒和他的幫手富士蒲不要遇着警察長龍甫那樣的運命。

假若無政府主義是可剷除淨盡的，那麼，在別的國家內應該早已做到了，然而究竟怎樣呢？

在這國內第一次炸彈爆發的那晚，我正在我自己的家裏。檢事長極力想證實我們的陰謀事件，其實我完全不知道。

誠然這次被審判的同人中有幾個是我所認識的，然而大都與我並不十分熟識，有時在會場中遇見他們或聽他們演說。我也承認我曾在會場裏演說過，我說，要是每個工人都有一個炸彈在他自己的袋裏，那麼，資本制度的末日就會立刻到了。

我的意見如是；我的希望如是；當我發覺資本制度現在情形的弱點，這便成了我的信仰了。

當數百個工人因爲礦坑裏的設備不良喪失了他們的生命時，那礦山主還是異常吝嗇，不想修整和善後的辦法，資本家的報紙也不注意到這樣的事。然而當工人們爲要求增加幾分錢的工資來維持生活的緣故被人槍殺時，那資本家報紙上的記載是何等滿意和殘酷呵！

政府是專門給權利於特權階級，並沒有什麼權利給工人們的，這樣的東西會有人覺得應該尊敬麼？最近我們還看見一件事實：幾個煤業領袖聯合起來陰謀提高煤的售價，而同時減少已經很少的工人的工資。爲什麼法庭不控訴他們的陰謀呢？然而當人們要求增加工資的時候，政府便派出軍隊來槍殺他們了。

我蔑視這樣的政府，我要同牠宣戰，我蔑視牠的權力，我更看不起警察和偵探。

我所憎恨的，我所要攻擊的不是資本家個人，而是那個給他以許多特權的制度。我的最大願望是工人不久會認識誰是他們的朋友而誰是他們的敵人。

至於我的判決，我知道這是由資本家的勢力而決定的，我一句話也不說。」

(17) 我願自由的犧牲了我的生命

芝加哥無政府主義者的法庭演說中，以司柏司，斐爾登，柏爾森司三人的演說最爲雄辯，最能動人。斐爾登在他的演說的開始背誦了一首有名的詩歌，就是弗勒利格拉斯的「革命頌」。

他先辯駁他和草市場的事件沒有一點關係。他指出他們的判罪，僅僅因爲他們是無政府主義者的緣故。他又說到勞動階級的慘狀。關於他們的判罪，他說：「我們會因法官以爲我們有罪而受審判，你們也將因他人以爲你們有罪而受審判的。」

斐爾登又以和平的寬大的態度說：

自由山血

「湯姆生古貝在他老年的時候，有一天他的友人來拜訪他。一個小女郎，手裏拿着一本有圖畫的書，跑到他的面前，翻開書的前面，指着空白頁，向他說道：「古貝，與我寫點東西在上面罷。」古貝便寫着；

——「愛真理罷，我的孩子，愛真理罷；

擁護真理使牠光明，

牠會使你的青春之晨歡欣；

雖然這需要着你一生的苦痛和鬥爭，

但牠將永遠使你保持着正直和真誠。」

「我有一個孩子，今天他在西邊街的家裏跪在他母親的旁邊。他告訴他的媽媽說，想他的爸爸回來。對於他，我決定了，當他能鼓勵他的如簧之舌的時候，我要將這美麗的感情教他。假若我因宣傳真理而被判罪，而受絞刑，那麼，最好不必教這小孩子讀書，最好不要將這愛護真理的感情教他。假若他們因敢於宣傳他們所認為的真理而受絞刑，那麼，最好把你們的學校一個個剷成平地，不要留一塊石子在地上。」

斐爾登結論道「今天當秋天的美麗的太陽以撫人的微風接吻每個自由的人的雙頰時，我却站在這裏，我的頭是永遠不能再沐着陽光了。我愛我的同胞與愛我自己一樣，我恨欺騙，我恨虛妄，我恨罪惡。十九世紀犯了殺害他的最好的朋友的罪，他將要悔恨的。但是，如我以前所說，假若我的死刑能夠有點好處，我願自由的犧牲了我的生命。我相信那個時代會來的，那時將有較好的理解與智慧存在。在那不平，罪惡與行賄的山上，我希望真理，正義與公道的太陽，以牠的光亮洗浴出一個解脫的

界來。」

(18) 一生最優美的演說

柏爾森司是著名的演說家。他的每篇演說都是極其動人的。在審訊時，七月九日，他在法庭上把五月四日在草市場講演辭重述出來。第二天芝加哥「太晤士報」批評道：「昨天達到了無政府主義者審訊的最高點。失瓦伯，司柏司，柏爾森司等相繼在證人席上對着一羣如着魔一般的聽衆，一些驚愕的陪審員，以及驚惶失措的裁判官，敘述他們自身的故事。柏爾森司尤其雄辯，泰然自若，當司柏司退席之後，柏爾森司繼之走上證人席，他的兄長柏將軍在旁聽席中兩眼注視他。對於法官嚴重的發問，柏爾森司全以安靜謙和的聲調來回答，毫未露出驚惶之色。後來他被要求把在草市場大會中的演辭重述出來，他這樣做了。自此次審訊開始以來，若說陪審員，法庭聽衆等會受着禮遇，那麼他們便受着這支加哥無政府主義者中的主要煽動者的禮遇了。他從衣袋裏取出一束記錄，便開始對着陪審員演說，他的聲調表示出這演說者是在準備一生的最優美的演說。幸而這證人席的椅子是活動椅，能旋轉的。他左手握着記錄，右手隨着身體的轉動，做出各種姿勢。他以低的合度的聲調開始講演，後來反復申說，從雄辯到技巧，從技巧到邏輯，從邏輯到辯駁。」

這可見柏爾森司的演說之能動人了，而這次最後的一篇演說更是優美，更能動人。並且是最長的。他足足演說了八點鐘。十月八日演說兩點鐘，九日演說六點鐘。他把他一生所從事的無政府主義運動與勞動運動完全重說了出來。他說，假若他希望那結黨營私公然受賄的裁判官心中還有一點正義與理性的感覺，他便錯了，他的演說以一首著名的勞働歌開始。便是黑爾威的「自由頌」：

「世界冷然的叫道：『勞苦呵，祈禱！』」



自由血

三十

時間是黃金，不要慢慢地去禱告。

在你的房門前，需要的脚步已敏捷地走到；

快地祈禱罷！因為時間就是麵包。

你耕種了田，你斫伐了樹，

你修造了屋，你紡織了布，

你收穫的只是一些荒草；

說罷，人呵，究竟你會得着甚麼了？

你日夜不息地穿梭，

你辛辛苦苦地開礦，

你使大地上的珠寶豐饒。

還有酒呵，穀呵，你造出來的已經很够了。

但誰會爲你預備下了飲食，

誰又會給了你節令時穿的美衣；

誰又會給了你防禦饑饉的良盾，

呵，哪裏又是你的快樂的家庭？

你會創造了周圍的一切，

但所有你的工作，那一樣爲的是你！

呀！你身上帶着重重鏹鏹，

這一切都是由於你自己的鑄造，  
鏢鏢緊緊地鎖住了你的身軀，  
鏢鏢緊緊地束縛了你精神之飛翼，  
你的小孩們的腳上還帶着重重的腳鏢，  
看呵，工人們，這就是你勞苦的酬報！  
你們拚命地勞動勤苦，  
養活了一般懶惰的人物；  
你們辛苦地織五色的絲，  
可憐呵，只織成了你們自己的困苦。  
你們造好了房屋，自己却不能居住，  
你們更沒有蔽風雨的住處；  
你們爲那些驕傲的人做了精美的鞋，  
穿上了鞋，他們便來踏踐你。  
呵，人類的蜜蜂啊，  
難道豐富的自然所給你的，就只有那做蜜蜂的本領？  
看罷！懶惰的雄蜂四處飛翔，  
你的蜂刺呢，爲什麼不把他們刺傷？  
勞動的人們，起來罷！

自由血

你們要知道你們有的是權力，  
在你們有力的手腕之命令下，  
一切機械的輪轉皆會停止。

當你不願工作的時候，

你的壓迫者會將他的雙手縮回，

當你說：「已經做夠了！」

放下你的鋤頭，你的事業便開始了。

打倒這相連的二重束縛；

破壞那奴囚你的貧窮的鐐銬？

推翻奴隸制的貧窮與殘暴；

呵！麵包是自由，自由就是麵包。」

他重要的話是：「無政府是什麼？——我因為牠而被判死刑。政府是專制；政府是一個壓制的組織，法律（成文法）就是牠的代理者。無政府是反對政府，反對治人者，反對獨裁者，反對政黨，無政府是不認武力，是廢除社會事務中的一切強權；他是不認人管治人的權利。所有的事物只要是進化的便是社會主義的。在現在世界的勞動運動中有兩種不同的社會主義，一種是無政府主義，主張廢除政府與強權；其他的一種是國家社會主義，就是政府管治一切。國家社會主義者要以法律的力量來解放工錢勞動者，要以合法的法令來解放他們。國家社會主義者要求有選擇治理他們的主人的權利。無政府主義者不要任何種類的治人者，也不要任何種類的製造法律者。……無論是一人壓制百萬人的

政府，或是百萬人壓制一個人的政府，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反對多數壓制與反對少數壓制是一樣的。……多數人來指揮少數人，其結果僅僅使他們自己變成暴虐者；他們成了剝奪者，他們會否認他人的權利。」

後來他又說：「我們以為凡是自然界的富源，凡是社會上的財產，凡是文明的產物，都是歷代勞工的成績，都應該屬於人類全體，永遠歸大眾享用。」

柏爾森司最後說：「諸君，你們以為使我們上了斷頭台，社會運動便終止了嗎？你們把我絞死以後，社會革命便停止了嗎？呵！恐怕不至於如此罷！隨着你們對於我們的判決而起的便是美國與全世界的人民對於你們的判決，這個最大的判決，自然要揭出你們的不公，替我們伸冤的。」

### （19）悲壯的結婚

當司柏司等在法庭演說的時候，旁聽席中有一位凡冉特女士，伊是一個大富豪的女兒。伊受了極大的感動，居然願意和那已經被判死刑的司柏司結婚。伊自述道：「我對於這些被告，一個也不認識。當我進旁聽席的時候……我本是帶着一種好奇心，來看那些愚頑無知，不識法度，將受絞刑的人。誰知竟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是大為驚異，那些被告，不但不是愚頑無知的人，而且都是極聰明極勇敢的義士；他們的態度正引起了我的同情……我很願意和被告處在同樣的地位。我對於他們的熱烈的同情，引起了我對於司柏司濃厚的愛情，並且這愛情立刻就變成不可制止的情慾了。」

凡冉特女士在監獄裏訪過司柏司幾次，他倆便訂了婚。但在監獄是不能行結婚禮的，凡冉特向法院要求，竟遭拒絕。於是司柏司只得請他的兄弟作代表行結婚禮。一八八七年三月五日的一反抗者（克魯泡特金創辦的）第四十六號上發表的紐約通信說：「希望有一天我們的同志能出監獄來與他

的勇敢的妻子同享生活的幸福。』然而出監獄的已不是生龍活虎的司柏司，而是他的屍體了。

凡冉特女士當時曾受人受社會的攻擊，伊一點也不害怕。伊的答覆是：『我甯願受着這無理性的社會的攻擊，決不願犧牲自己的主張。他們並不懂得真正的愛情是發生於理想的投合與乎痛苦的同情的，而且我最佩服我這些新朋友，因為他們是認識純潔的愛情的。』

(20) 一個紐約的牧師

在這金錢勢力瀰滿了的美國內，正義入道的名詞早已成了夢幻了。這時候居然有一個紐約的牧師，他聽見了判決的消息，憤怒到了極點。他犧牲了自己的幾千元的俸金來替被告辯護。他的伸冤狀內有一節如下：

「法庭和政府都是保護富人以及無人格者的東西。工人爲謀改善他們的情形起見，開會討論辦法，本無惡意。但警察竟以暴力來解散他們。投炸彈的人也是以自衛爲目的。既然一方面以暴力壓制，他方面也就可以暴力抵抗，以人權而論並非違法的行爲。」

這個牧師叫做彭特可斯特。他的舉動既可證明司伯司等無罪，又可證明正義入道終久不能消滅的。然而全美國的牧師中只有彭特可斯特一人來爲着殉道者辯護，可見那些「假冒爲善」的牧師教徒原是與資本家狼狽爲奸的。

(21) 「我願意死」

在聽了被告的勇敢的驕傲的演說後，裁判官加利竟惱羞成怒，於是陪審員的判詞又經他承認了。在十月九日他便向被告宣讀判詞。被告的律師要求再審，又被裁判官駁回。再上控到本州最高法庭去，到了一八八七年九月十四又遭最高法庭的駁斥。最後上控到合衆國的最高法庭，又被該法庭以無

權受理的註詞拒絕了。法律上的手續都用盡了，只有請求州長減刑的一條路可走了。

當被告律師正預備上控到合衆國最高法院時，林格與恩格爾在監獄中寫了下面的一封信，信上的日期是九月廿五。

「親愛的朋友們和同志們：

「我知你們，特別是律師預備向合衆國的最高法庭上訴，我不得不向你們說我是反對這種舉動，我反對向治人階級去要求「正義」！

「朋友們和同志們！我很憤恨這種辦法，難道我們要使人們疑惑工人們竟是如此愚蠢，還需得那最高法院（這是合法的暴政，掠奪和資本的最高的化身）再來證實一次這可恥的判決，才能明白那些匪徒們之所謂正義麼？……

「假若有人說我相信在我們的死刑執行時美國的人民會真正覺悟的，那麼我要說我完全不是這樣想。而且我還反對那種思想——就是支加哥的同志們以爲他們有盡力援救我們的義務。因爲要能够救出我們，非有大的暴動不行，這不是幾個人的意志所能做成的。所以要責備我們的同志不努力，這太不公道了。我們應該責備全體的工人羣衆。」

「反而我願意死，我堅決的相信我們的犧牲可以促進資本主義的社會早日滅亡，較之我們再在監獄裏住三四年，等候合衆國最高法院的決定當好過千萬倍。我以爲治人階級的這種「正義」對於全世界的自由的害處，比較他們的狂暴的復仇還要利害些。」

「這便是我的決定的理由。」

「無政府萬歲！以兄弟般的感情祝福你們。」

魯意林格

自由血

「林格的意見也就是我的意見。」

恩格爾

林格是錯了，他以爲治人階級還有一點冒牌的「正義」，其實那一般畜牲連冒牌的正義也沒有的。到了十一月二日合衆國的最高法庭決定便公布了。

(22) 絞殺資產階級報紙的編輯

法律的手續既用完了，那麼只有要求州長減刑的一條路可走了。於是在州長阿格列斯拜的辦公室裏堆滿了從各處來的請求減刑書。各國無產階級也開會抗議。世界上的著名思想家也表示他們對於「法律下的謀殺」的憎恨。著名社會主義的文學家摩理思在寄詩人勃朗林的信裏說：「我請求你在這請求減刑書上簽名，盡你所能做到的去救七個人的生命，他們在經過了一次滑稽的審判後便被判處死刑……我不知你究竟會否留意這件事，英國報紙也少有記載。然而請你相信我是一個誠實的人，我說在芝加哥勞働者與資本家鬭爭激烈的時期中，他們爲着他們的主義竟代芝加哥全體工人犧牲了……」克魯泡特金寫了一封告美國人書在紐約明星報發表。他說「假若我們的同志被絞殺了，我們也要求工人來絞殺資產階級報紙的編輯，因爲這是他們激起那一羣匪徒來殺害我們的同志的。」

(23) 司柏司願代同志死

一切都完了，只有盼望着州長來減刑了。照例律師請求減刑時被告應該在狀上簽名，然而這七個人都不肯簽名。他們的同志不忍見他們去死，便寫了無數的信要求他們在減刑狀上簽名，他們的家屬也苦求着。著名紐約的無政府主義者尤斯達斯失瓦伯的一封信感動了斐爾登，失瓦伯，司柏司。他說，「要是你們存在，自由也就存在了……」斐爾登，失瓦伯，司柏司三人便在減刑狀上簽了名。同時司柏司等三人連名寄了一封信與州長，柏爾森司等四人也各上書州長，他們要求正義，不要求特

放。司伯司又寫了一封信與州長，要求州長保全他的同伴的生命，只把他一個人殺了來平息資產階級的憤怒。他在這封信裏首先解說何以他和斐爾登，失瓦伯三人簽了名，而柏爾森司等又不簽名的原因。最後他說：「我依這國土的習慣請求你阻止這種七重的謀殺，這些人的唯一的罪名不過因為他們是理想家，他們渴望着全人類的較好的將來，假若這法律的謀殺是免不掉的話，那麼我請求你殺了我一個人好了」。然而伊利諾瓦州不僅殺了他，而且把他的四個同志也殺了。

(24) 給我以自由否則便給我以死

柏爾森司本來可以不止的。檢事長格林奈兒在控訴完畢時，曾說被告的罪名是有等級的，其次序如下；司伯司，林格，斐兒，恩格爾，斐爾登，柏爾森司，失瓦伯，尼伯，格林奈兒後來又向人說斐爾登與失瓦伯可望減刑。柏爾森司因為是自首的緣故，本不應處死刑，格林奈兒也有意開脫他的。但他的八小時的演說，寒了那畜牲的胆，一線的希望也被剷除盡了。

州長也有意減輕柏爾森司的死刑，然而柏爾森司以爲「不自由勿甯死」。他寄州長的信裏以輕蔑的態度拒絕特赦，他要完全的自由。在「美國人書」的結尾，他引用享利的話：「難道生命竟是如此的寶貴，和平竟是如此的甜蜜，須得用奴隸的鐵鍊來作代價麼？萬能的神呵，阻止牠罷。我不知道別人將走什麼樣的路，然而至於我呢，給我以自由，否則給我以死。」

布拉克大佐記述當時經過的情形道：「……我明白地告訴柏爾森司，只要他肯在減刑狀上簽名，輿論一定會使州長減輕他的刑罰的，……」他回答我道：「我知道我若簽名，我的刑罰會被減輕的。前星期日每日新聞的主筆來我囚室談了兩點鐘。他極力勸我簽名，並且說我若這樣做了，他們的報紙一定替我鼓吹。我明白這個，然而我不這樣做。我志已決，我請求你不要再提這件事了。我是無罪



的，而且全世界都知道我的無罪。假若我果然被殺了，這因為我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而不是因為我是一個謀殺犯；因為我過去的演說和論文，而不是因為我會擲了草市場的炸彈。假若伊利諾瓦州的人民能够絞殺這一個白髮羅網的無罪的人，我也能够為我的主義而甘願被絞殺。」我聽了這樣的話竟不知要怎樣答覆才好。我覺得我的面上現出了痛苦的表情，柏爾森司的臉突然溫和了，他又說道：「我告訴你我的真正的祕密，你相信我能。我有一線希望（固然是很薄弱的），我希望我的態度能够救出林格，恩格爾和斐失兒來。司伯司，斐爾登，失瓦伯已簽了名，可望不死，然而政府是決意要殺人的。要是我簽名了，我便可不死，但林格，斐失兒，恩格爾三人就沒有活命的希望了。所以我決定與他們處在同樣的命運中。我知道這希望有限得很，在一千分之中只有一分的希望；然而要想救他們，只有這樣的辦法了。其結果，他們怎樣我也就怎樣。我是絕對不願和他們離開的。我恐怕結果是我會同他們一起被絞殺，我已預備好了。」我不能辯駁他的話，而且我也不想。我明白柏爾森司所說的話是真的。我知道只有這種辦法也許可以救活其他的三個人。我也知道結果大概會是他們一起被殺。然而對於這一個人他安靜的去就死而且決意自己犧牲以求忠實於同志，對於他，我沒有話回答了。我握着他的手，注視着他的臉，而且向他說：「你的行動是值得你的。」就離開監獄了，果然不用我之所料：我兒州長時，他問我柏爾森司簽名沒有。我知道他的命意。在星期三（十一月九日）我最後一次和柏爾森司會面時，我還向他說，就是在現在他肯簽名，他也不致於死，他安然地答覆道：「我不能夠這樣做，我預備忍受一切的命運！」我只得再握了他的手，便走了。我知道有些人讀了我的敘述會明白何以我愛這個人以及他的同志們。他是一個英雄的材料。我不遲疑地說柏爾森司是一個英雄。

美國無政府主義者郎無（後來也是一個殉道者）敘述當時的情形道：「在死刑執行期逼近了的時候

候，柏爾森司的事便有了希望。他的自負和他的無畏的態度已激起了人們的同情，律師們和許多有名望的人物都要求他在減刑狀上簽名。……我向他說林格等五人中，只有他（柏爾森司）可望減刑。他懇切地激動地回答說：「然而斐失兒和恩格爾說假若我肯簽名，他們也願意簽名，他們願聽我來決定。你看他們會得死麼？」我說林格，斐失兒，恩格爾，司伯司等四人是絕對沒有希望的了，他於是站了起來以堅決的態度說：「難道從此以後每天晚上睡覺的時候，早晨起床的時候，我願被那種思想來纏着，說我賣却了同志，叫他們徒然的做出胆小的舉動麼？不，我願和他們同死！」在他遇害前的兩晚，他的同志們甚至於他的妻子都被拒絕入獄去看他，然而有人去告訴說每日新聞的主筆司頓君要在圖書館內見他。柏爾森司說非司頓君親到囚室裏來，他是不願見的。司頓便跑到囚室來，他是公民聯合會的主要份子，他和柏爾森司談了三點鐘之久，他以和善的態度又以柏爾森司的妻子兒女的名義要求柏爾森司在減刑狀上簽名，以便保全他的生命。柏爾森司早拒絕了。最後柏爾森司被他說得厭煩了，跳起來用手指着他說道：「司頓君，你對於我的命運也應該負責，我被囚在這裏等候星期五的死刑，大部份也是由於你的力量。我來自首，因為我知道我是無罪的人；然而你們報紙上的惡毒的攻擊幫助判定了我們的死刑。我死，我以一顆坦白的無畏的心同死，而你活着，你會感覺得悔恨和恐懼的，因為我的血噴在你的頭上了。我的話已盡於此！去罷！」司頓便走了。……他便是這樣的一個人，那一羣無恥的匪徒要想把他絞死的。

（25）為未出世的孩子而死

就在這晚上司頓走了以後，柏爾森司在監獄中寫了給他的八歲的男孩和七歲的女孩的一封最後的信：

「我的親愛的孩子們：

「當我寫這個字的時候，我已流了無數的眼淚在你們的名字上了，我們永不能再見了。呵！我的親愛的孩子呵，你們的爸爸是怎樣的痛愛你們。我們拿爲愛人而生的事實來表示我們的愛情，在必要的時候，我們又拿爲愛人而死的事實來證明我們的愛情。至於我的一生以及我的非自然的殘酷的死。你們可以從他人處聽來。你們的父親是自由與幸福的祭壇上之自願的犧牲。我留與你們的遺產是一個誠實的姓名和盡了的責任。你們保存牠，發揮牠罷！對於你們自己要忠實，那麼對於別人也不會虛偽的。你們要勤勉，要刻苦，要快樂。你們的母親呵，她是一個最偉大最高貴的女人。愛她，敬她，服從她罷。我的孩子們，我的寶貝，我求你們在每年我的忌日中讀一編這封告別的信。你們要想着他，他不僅是爲你們而死，他也是爲那些未出世的孩子而死的。祝福你們，我的愛兒。永別了。」

你們的父親阿爾伯特柏爾森司」

在這信的封面上他叫他們要等到第二年的十一月十一日（他的週年紀念日）才可以拆開來讀。

（26）我的宗教

在寫這封告別信的前六日，柏爾森司曾寄了一封與「支加哥民報」：

「民報記者：在本日民報的「人民之聲」一欄裏，一個讀者來信問道：「敢問無政府主義者柏爾森司的宗教是什麼，或者他究竟有無宗教，請答覆以決衆人之爭論。」你的答覆是：「沒有」。

「關於我的宗教的問題，在我被法律謀殺了以後，一定會引起爭論的，那時我却不能夠來說話了，所以在現在我還活着的時候，我願意來答覆你們的問題，來決定你們的爭論。宗教一個名詞，照現在一般人的使用上看來，只不過表示一種迷信之盲目的信仰，和好滑的流氓的假面具罷了。」

「假若果然有一個控制宇宙地球以及人類的萬能的上帝，那麼爲什麼那些信奉「他」的教義的人們居然來擁護人造的政府和人爲的法律，而且不惜違背「他」的教義，侮辱「他」的仁慈，用渴血的武器來防衛這人造的政府和人爲的法律呢？」

「我的宗教——假若這可以說是宗教的話——就是；正當的生，正當的死；上帝只有一個——就是：人道。而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兒戲，欺騙和圈套。」

（27）「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柏爾森司

當知道者在監獄中等候死刑的時候，全世界的工人也在外面表示他們的憤怒了。紐約職工聯合的宣言在無數的抗議書中要算是最沈痛的了。

這篇宣言裏有一節是；「爲什麼法庭要判定這些忠實的人的死刑呢？——因爲他們敢於使用美國憲法所定的自由的權利。除了這個罪名而外，他們是一點罪名也沒有的。雖裁判官等的誣告以及被賄買來的證人的證據也不能證明出其他的罪來，而且你，美國的人民呵，法庭假借了你們的名義要來殺這些人的。你們能够聽隨一個假借你們的名義來犯這樣可恥的謀殺麼？不，千萬個不，你們快起來使你們的抗議成爲有力的呼聲。你們不要相信人道之敵的話，把「無政府」當成怪物那樣。「無政府」並不是人與人之間的野蠻的鬥爭，他是人類之博愛的和諧。這是廢止游惰階級對於工人的掠奪，這是廢止專制的暴政；這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無政府——這是人道，這是自由，這是正義。」

宣言的結尾是；「他們要實行恐怖主義了。他們要求「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了。好罷，他們的恐怖只有用赤血來壓止的。布魯塔斯（刺殺羅馬大將該撒者）難道還在甜睡麼？對於我們，「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也不再是無意義的語句了。」

自由血

四一

(28) 我何幸而得爲主義犧牲

斐失兒在死刑前六日也寫了一封訣別的信與約翰莫斯特(著名德國無政府主義者)：

「親愛的朋友約翰

「因爲我們只有六天可活了，我願意和你告別，你從新聞紙上當知道我們中有四個人是不肯在滅刑狀上簽名的，就是說我們要自由，不然就要死。政府既不能給我們以自由，那麼我們只有死了。

「約翰，你知道我想起我的妻子和三個小孩，我的心便強健起來了，我連一點妄念也沒有。社會革命需要着促進的力量，而我們高貴的主義「無政府」也需要着殉道者。我何幸而得爲我們的高貴的主義犧牲了生命！

「那些可憐的農民應君主之命作了專制的祭壇上的犧牲，難道我們爭真正自由的戰士便不應該爲了我們的偉大的高貴的主義而犧牲生命麼？

「那些不忠實於主義的胆小的人連爲主義燒灼一根手指的勇氣也沒有，難道我們要學他們麼？我們應該指示與我們的敵人看，無政府主義者是能夠爲主義而死的，我對於我的主義是忠實的，我以我的死來證明。——因此，我就向你告別了。

「望你仍然像從前那樣忠實於我們的主義，而且不管怎樣困難，仍望你永遠高擎着我們的旗幟。

「我希望你能活着直到那大戰的日子。呵，我也很願意我自己也在這大戰中身死在我們旗幟之下。然而這不能夠。我已堅強的決定像一個先驅者的樣子而死，像這次大戰的先鋒的樣子而死。那

麼——永別了。

「社會革命萬歲！無政府萬歲！

阿道爾夫斐失兒

「問候各同志及各朋友，請你幫助我的家庭，使我的妻兒不致餓死，我的孩子能受教育便够了。」  
斐失兒再及」

(29) 林格有母

林格在死囚牢中拒絕在減刑狀上簽名的時候，他的母親寫信給他說：

「你知道，我也是這樣的。我爲着你，你的妹妹以及我自己的麵包已苦鬥了一生了。你在生我有你這個兒子而驕傲，你死後我也是以有你這個兒子而驕傲的。雖然我是一個女人，我也願意像你那樣做；假若我是一個男人呵？」

林格的孀母沒有兒子，她平日很愛林格。這時她也寫信給他道：「親愛的魯意：不管你遇着怎樣的命運——即使是最壞的——千萬不要在這苦痛的情境中露出一點懦弱的樣子來！」  
這樣的一個兒子是值得有這樣的一個母親的！林格真正可說是有母了。

(30) 這是一個人一個英雄

「這是一個人，一個英雄——六十年前出版的「反抗」週刊上用了這樣的標題來描寫林格的死，這是不錯的。」

林格是在監獄中自殺的，時間是十一月十日的早晨，是在州長的決定還未公布，斐爾登的死刑還未減輕的時候。林格的自殺是必然的，因爲像他那樣性質的人絕對不能被人像豬狗一般的絞殺。柏爾森司等是偉大的，然而林格是勇敢的。他絕對不能被絞殺的。

他在囚室內竟能神不知鬼不覺的製造起炸彈來。他的囚室有兩個炸彈：一個是圓的，還有一個，這是在煤氣管裏面裝滿了炸藥和鐵屑，管頭是蓋着的，只要激烈的撞擊一下，至少監獄的大部分是要

被掃去的，幾個殉道者自然會同歸於盡了。

然而六日的晚上恩格爾服毒自殺，未成。據他自己說他的妻子很早便把鴉片烟拿進來了，不幸這事被獄卒發覺，立刻帶進醫生來把嘔吐的藥灌進他的口裏又強迫他在天井中走了兩小時。居然把他救回來了。然而在六日之後人們又把他送上絞首台去。

恩格爾的失敗影響了林格的工作。他的囚室第二天便被搜查，炸彈的祕密也被發現了。然而林格是不肯屈服的。同天他又寫信痛罵他的敵人，說他不肯被他們絞死。獄卒又來檢查他的囚室，一無所得。

十日的早晨獄卒站在林格的囚室門口看見林格燃火柴吸烟。突然炸彈爆發，林格倒在地上，他的下顎完全被炸脫了。血不住的流，經過五點鐘的痛苦後，他便死去了。

資產階級究竟不會絞殺了林格，雖然這樣的死比那十幾分鐘的絞刑更痛苦些，然而林格究竟完成了他的性格的一致，就在死的時候他也寒了資產階級的胆了。

### (31) 愛正義恨罪惡的斐爾登與失瓦伯

就在林格自殺的那一天，伊利諾瓦州州長的決定公布了。斐爾登，失瓦伯的死刑減為無期徒刑。斐爾登，失瓦伯的減刑是在一般人意料中的事。因為資產階級要顧全一點面子，要表示一點他們的仁慈心而且要敷衍那從四面八方來的無數的抗議，他們便不得不保存一兩個被告的生命。斐爾登，失瓦伯兩個人的罪名最輕，自然可望保全。

十一月八日裁判官加利在致州長的一封信中會批評斐爾登道：「這個人的天性中含得有一種愛正義和憎恨罪惡的性質。在他的私人生活中，他又是誠實的，勤勉的，和平的人。他在法庭中的演

說又是很和平而且合度的。他以後的言語及行動又毫無可指責的。我們並沒有證據證明他和草市場的炸彈事件有一點關係。總之與其說他是一個以演說或文章來引人犯暴行的罪人，不如說他是一個誤入迷途的熱心家。」

格林奈兒在這封信的後面又增加道：「因為要表示我贊成裁判官加利的陳述，我願意在此加上我的意見，我說失瓦伯也和斐爾登一樣，他在審訊中的行動他在法庭的演說都是很合度而且可讚美的，對於法律亦無不合。我相信失瓦伯是一個溫順的人，是一個較強的意志和那些更好滑的人的柔弱的工具。」

這樣在十一月十日斐爾登與失瓦伯的死刑便被州長減輕為無期徒刑了。斐爾登與失瓦伯聽見了這個消息，臉上頓現出苦痛之色，他們說，他們願意突然而死不願慢性的被殺。

假若裁判官和檢察長的話是真的，斐爾登是愛正義恨罪惡的人，又是誠實的勤勉的和平的人；失瓦伯是一個溫和的人。他們的演說既是合度的，那麼他們一點罪也沒有。然而就是這樣的法官循着同樣的法律的名義把這兩個無罪的好人判定了死刑，又由州長出來把他們的死刑減為終身監禁。

從此還有人肯相信那恨正義愛罪惡的法律麼？

### (32) 臨刑前夕

州長的決定是在十日午後公布的，這時一切的希望都斷絕了。殉道者的家屬及同志們的悲哀自不必說，而殉道者自己却是泰然自若的，斐爾登和恩格爾一點表示也沒有，柏爾森司微笑着，司伯司痛罵那些吃人的畜牲。

恩格爾在這天晚上，盡力向獄卒宣傳無政府主義，有人問他：「你真完全不怕死麼？」他的回答



是：「你看我罷！」斐失兒很悔恨不能像林格那樣的死，而讓資產階級來殺他。司伯司見着牧師。牧師說：「我來爲你禱告。」司伯司昂然的答道：「你應該爲你自己禱告，你比較我更应该需要懺悔的。」司伯司拒絕了牧師，便來寫信。在這天晚上他向守着他的兩個獄卒演說無政府主義，和社會革命的眞諦，以及法庭的欺騙。

柏爾森司在這晚上是很快樂的，他和管獄談了三點鐘。最初談社會主義，談無政府，又談草市場事件，後來談到他的妻子和兒女，談到最後，他竟悲哀起來了。他說他的妻子是一個勇敢的婦人，一個忠實的妻子，一個良善的母親。他又唱了許多首的歌。當他唱的時候，他的同志們在隣近的囚室裏躺在床上用肘支着頭靜靜的聽着。直到三點鐘柏爾森司才安睡。在天井中人們正在築絞刑台，聲音很響亮，殉道者聽見了，並不會現出苦痛的樣子。獄吏勸柏爾森司早點安睡，柏爾森司滑稽的答道：「聽見這築絞刑台的音樂，人怎麼能睡覺呢？」

### (33) 最後的一日

在臨刑的那一天，殉道者起得很早，每人都接到很多的電報，他們也發了些回信出去。恩格爾在和牧師討論神學，就在最後的幾點鐘內，他還攻擊那一般假冒偽善的教徒。牧師又去找司伯司，然而司伯司一面吸烟一面寫信，並不睬他。斐失兒和獄卒談到他的家鄉和他的兒時的情形。斐失兒又唱馬賽歌，他的同志們也唱革命歌和之。柏爾森司和獄史布南奈德說：「我一生常爲同胞謀幸福，我和一顆清白的心同死。我是爲他人的幸福而死的。」他又向人說他的妻子是一個有「獅心」的女人。有人勸他喝一點刺激性的東西，他拒絕道：「我願清醒的死！」

司伯司在赴絞刑台以前接到一封信，他讀後沈思了半響。柏爾森司接到四個電報。第一個是他的

哥哥發的：

「親愛的阿爾伯特：今晚有一羣的天使以憐憫的眼光注視着人對於人殘酷的慘劇。現在全歐美有數百萬的心在爲着這幾個「爲人道而死的人」悲痛了，我以你的高貴，你的剛毅，你的遺傳的英雄氣概而自豪。

你的哥哥十一月十日自紐約發」

接到了第一個電報，柏爾森司把一方紅色的絲帕送與他的哥哥。

第二個——「柏爾森司：不要告別，但爲弟兄們歡呼。從絞刑台上，隊伍的出發快要開始了。我預備來聽鑼鑼的鼓響」

第三個——「柏爾森司：光榮的殉道者，爲着社會的進步的緣故勇敢的就死！

C. R. D. 十一月自聖路易發」

第四個——「勇敢的柏爾森司：你的名字將長存於世界，不久人們便要問：「阿格列斯拜是什麼人？」了。

四公民十一月十一日自舊金山發」

柏爾森司讀了第四個電報後，就在這個電報的背面用鉛筆寫着：「柏爾森司，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便交與獄史布南奈德說：「我送給你一件紀念品。」

一個獄史勸柏爾森司喝一杯酒。柏爾森司拒絕道：「謝謝你。我願意喝一杯咖啡。」一杯咖啡和一碗餅乾送來了，他喝了咖啡吃了幾塊餅乾，便向獄史說：「我覺得什麼都對了。讓我們來弄完那件事罷。」

十一點鐘五十分執行官到獄中來了。四個殉道者穿上了白色的屍衣，便被引到絞刑台上去，從當時所留下的許多照片上我們可知道從囚室到絞首台時，司伯司在前，其次是斐失兒，再其次是恩格

爾，最後是柏爾森司。

由囚室中出發時，斐失兒向斐爾登和失瓦伯叫道：「失瓦伯兄弟，我們去了，願你能早日出獄，得享幸福的生活。」「別了，散姆」（即散姆爾斐爾登的縮稱，表示親密的意思。）司伯司和恩格爾也高叫：「散姆，永別了。」失瓦伯站在他的囚室門前，臉緊靠着鐵格子，眼淚流過他的雙頰，流到他的濃密的長鬚裏去了。

斐爾登站在囚室裏望着，嘆息道：「我的上帝呀，我的上帝呀！」他眼望着他的同志們走向絞刑台上去，他半昏迷的轉過身子，跪在他的床邊，頭放在床褥上，一陣痙攣的悲咽使得他的身子戰慄起來。獄卒走了過來，他才慢慢的止着悲哀。忽然一陣悲感侵襲了他，這一匹強壯的大人竟痛哭得像一個小孩子似的。

（34）這是我一生最快樂的時候

站在絞首台上，四個殉道者直立着，一點也不動，讓執行官布置。一切都布置好，只等候執行官發命令了。於是司伯司開口說道：「我們在墳墓中的沈默比我們今天被你殺聲的聲音更有力量，時候快要到了！」

斐失兒叫道：「無政府萬歲！」

恩格爾叫道：「無政府萬歲！」

斐失兒——「這是我一生最快樂的時候！」

柏爾森司極其安靜。當他的腳踏在絞首台的時候，他的形容完全變了。他的精神不再是他的身體的一部份了，在這四個殉道者中只有柏爾森司是一個美國人，他好像要使他臨死的態度給與所有將來

的人民以一個重大的影響，使後人都知道他是一個殉道者。一個資產階級的報紙批評他說：「全美國著名的悲劇家在戲台上所表演的犧牲自己的英雄，也不及柏爾森那樣有聲有色。」他的雙眼向上望，注視着遠處。他的態度異常泰然自若。那奇醜的屍衣上的每條招痕反而使人覺得他的態度更爲明顯。——這便是那幅絞育台全景的圖畫中最能動人的景象了。他直立着以責備的和誠懇的眼光望着台下的人們。他說：「美國人，許我說話麼？執行官馬會，讓我來說話！讓民衆的呼聲起來罷！——」這時執行官發了行刑的號令，於是，在十幾分鐘後，支加哥的殉道者便荷着充滿天地的榮光而長逝了。以這種至仁至勇的態度而就死刑的，古今來究竟會有幾人！

### (35) 最後的兩封信

「親愛的同志郎無：午前八點鐘。獄卒來醒了我。我洗了臉喝了咖啡。醫生問我要服興奮劑否。我拒絕了。親愛的同志恩格爾，斐尖兒，司伯司以堅決的聲音招呼我。」

「請你去見執行官馬會，索取我的信件及書報等。並請你把我的著作，『無政府主義：其哲學及其科學之基礎』整理出版。」

「八點鐘以後：——親愛的同志呵，定命的時候快來了。魔王昨晚在建造他的寶座——我的絞育台。那銼子鐵鏈的聲音（音樂）使我很久不能入睡。這便是文明！馬會告訴我說魔王要藏起我的屍體，然而他不答應，他剛才請我把我的妻子的地址告訴他，以便把我的遺骸送去。好，大量的魔王！別了！社會革命萬歲！問候所有的同志。」

柏爾森司。——

「伊利諾瓦州，苦克縣執行官馬會君：我請求你將我的遺骸交與我的妻子魯西柏爾森司，寓密爾何基路七百八十五號。」

柏爾森司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午前九點十分。」

觀此可知道那般魔王的用心了。芝加哥公民聯合會叫馬會將殉道者的遺骸藏起，馬會不聽。他因此叫殉道者各人寫了一封請託書，表示他們願將遺骸交與家屬。然後他把請託書交與担任葬事的人，叫這些人在監獄外面等着，防備盜屍的事。這兩封遺書已是表示出資產階級的兇狠了。

不僅如是！柏爾森司夫人這一天早晨同着何爾門斯夫人帶了她的兩個小孩到監獄裏去和她的丈夫作最後的訣別，並叫小孩子來見他們父親的最後一面。她不但不能進去，而且被警察拘捕了。她，她的孩子和何爾門斯夫人被關在警察署裏且被搜查，直到三點鐘才被釋放出來。這時已是死刑執行過後的三小時了。

(86) 柏爾森司的遺著

「無政府主義：其哲學及其科學之基礎」是柏爾森司在臨死前三十日開始寫的一部書。在這裏面他不僅敘述他的思想，並且把他最後的生活以及他對於快來的死刑的感想都詳細寫出來了。這部書的題詞是：

「當人民在專制之前靜默着的時候，他們的冷淡便是他們死期的預兆。」

在這書中他說：「無政府主義的哲學可用一個字來包括，這個字就是自由。」

(37) 最後的休息地方

十一月十四日舉行殉道者的葬禮，送葬的人不計其數。除了五個殉道者的靈柩外，有幾千部的馬車，裏面坐的盡是死者的家屬，親友和同志們。其中最令人注目的幾部馬車，便是死者家屬的車子。第一部車裏坐着兩個穿黑衣的女人：一個是白髮的老婦，她在這幾天之中竟長大了十多歲。這就是司

伯司的母親，靠着她而且握着她的手的是一個美麗的青年女郎，眼裏還留着晶瑩的淚珠。這便是司伯司在判了死刑後結婚的妻子凡冉特，恩格爾夫人和她的十九歲的女兒同林格的未婚妻蜜勒爾女士坐一部車，斐失兒夫人和失瓦伯夫人坐一部車，柏爾森司夫人帶了她的兩個小孩坐一部車。……放靈柩的車子經過的每條街滿街都是行人，行人的帽子一概脫下來了，他們並且表示誠懇的敬意。「他們不知道這個，但他們多少覺得，他們是在偉大的死者之前，那些人是死得極其高尚的。」

到了墓地，因為送葬的人太多，已把草地踏出了一條平路。在墳前有六個人用英文及德文演說，最動人的要算是布拉克的一篇演說，「從此在各處所贈的花圈堆積的花山下面，在無數悲哀的親屬和同志的面前，我們的親愛的同志便安靜的睡在他們最後休息的地方——德司勃林河畔了。」

送葬的十五萬工人在殉道者的墳墓前立了一塊巍峨的紀念牌，石座上刻着：「我們在墳墓中的沉默比我們被你們絞殺的聲音更有力量時候快到了。」

### (38) 劫獄計劃的失敗

法律下的大謀殺完成了，四個最好的人在絞刑台上死了。資產階級的快樂是言語所不能形容出來的，勞働階級的憤怒和悲哀也不是言語所能形容出來的。無政府主義者呢？他們並不是在旁邊坐視着同志們的被害，他們也會想法援救那些殉道者來。

在殉道者的刑期逼近了的時候，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帶着武器到芝加哥來的共有數百人，他們預備劫獄，然而監獄外有數千名軍警在守衛，他們衝不進去。同時芝加哥較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每人都受三四個警察的監視。在十月內報紙上便登載出無政府主義者武裝劫獄的計劃了。報紙上並載出其中最活動的三十八個無政府主義者的名字，他們的身後都有偵探追隨着，所以他們的一舉一動警察署都

會接着報告的。

最後警察當局竟採用英國政府在利物浦對待愛爾蘭革命黨的辦法，派三個全付武裝的警察監視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執行死刑的前幾天支加哥完全在特別戒嚴的狀態中。這樣劫獄的計劃自然會失敗了。

### (39) 陰謀的發現

六年的長時間在痛苦中過去了。一八九三年正月阿爾結爾德被選舉為伊利諾瓦州州長，殉道者的友人們請求他重查這個案件，阿爾結爾德精細的把全案卷宗檢閱一遍，發現了真相，他在六月二十六日發出理由書宣告法官受賄枉法，並替 道者洗去一切的罪名，說警察攻擊改革市場羣衆大會的舉動是一種罪惡。斐爾登，失瓦伯，尼伯也立刻被釋出來了。

阿爾結爾德的理由書很長，最後的一節是：

「全案的事實只能表示草市場炸彈的爆發是個人復仇的舉動。原告方面並不能證明擲炸彈的人是誰，而且也沒有確實的證據證明擲炸彈者曾聽過被告的演說或讀過被告的論文；因此便不能證明擲炸彈者是受着被告的勸告才來擲炸彈的。既然他不曾受着被告的勸告，那麼被告便是完全無罪；即法官加利引證的法款也不證明他們是有罪的。」

在最後敘述裁判官兇狠殘酷的事實中，有一節是：「最近裁判官在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雖然事情已過了六年，這篇文章裏仍含有毒意。他把在六年前審判完結後一個激動的婦人寫與一家報紙的信轉錄出來，並且極力攻擊這婦人，想引起人們的偏見來反對死者與生者。不僅如是，在此文中他還極力攻擊某被告律師（指布拉克—譯者）因為在五個被告的屍體下葬時，那個律師曾在被告的墳前演

說讚揚他們，他相信他們是無罪的。這種兇狠殘酷是爲有史以來所未見的。他絞殺了被告尙不嫌，在他們死後他還要來侮辱他們。」

從此在警察，法官，資本家和政府所犯的罪惡上又添上了這一次最兇狠最卑鄙的罪惡了。這不過是「法律與秩序」的最無恥的陰謀已發覺了的一件而已，然而就只這一件，已經可以把支加哥（全美）警察的蠻橫，法官的腐敗和殘酷的裁判官加利的罪惡顯露於世界了。

#### （40）致後死者

在六十年後的今天生存着的也沒有理由再來哀悼這些死者。我們已經哭得够多了，然而誰曾見過我們的一滴淚來，誰又曾聽過我們的一聲哭來！假若我們的呼聲不能成爲一種力量，難道我們哭到天涯地極，就會把已死的人哭得回來麼？可憐的後死者們！

假若你覺得你的眼淚是流出來了，那麼來聽柏爾森司的最後的話：

「到我的墓前不要帶來你們的悲傷，

也不要帶來眼淚和悽惶，

更不要帶來憎恨和恐慌！

當我的嘴唇已經閉了時，

我不願你們這樣的來到我的墓場。

.....

「不要用你們的憐憫來侮辱我的死灰，  
要知道你們還留存在這荒涼的都城，

自由血



你們還要忍受着絕大的慘痛和苦辛。

只有我，只有我應該來憐憫你們！

.....

六十年前德國無政府黨人奈柴爾在殉道者墓前說的話是不錯的。他的演說的結尾是：

「我們沒有理由來哀悼死者，他們是死得極其勇敢的。而且像十字架會是愛的象徵一樣。十九世紀的絞刑台也就是自由的象徵了。但是我們應該來哀悼我們自己，爲我們自己的羞恥悲，爲我們的懦弱悲，爲我們的遲疑寡斷悲。」

我們離開這些墳墓時，大家記着赫爾威的話：

「我們已經愛的够多了，

讓我們開始來憎恨罷！」

大眾叢書第三種

自由血

著者：巴金

出版者：大眾報社  
(福建泉州)

普及本定價三千元

1947·9·出版

7152

80107)

7152